



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

朱文颖 著

作家出版社

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

朱文颖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/朱文颖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78 - 4

I. ①莉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4393 号

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

作 者: 朱文颖

责任编辑: 汉 睿

装帧设计: 周 晨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9.875

版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778 - 4

定价: 2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| 第一部

第一章

1.

关于外公童有源，我的外曾祖母说过这样的话。她说，在她怀孕的时候，不知什么地方正在打仗。一会儿开炮、一会儿打枪的，整日都不得安宁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她说这话的意思，她的意思其实是说——那躲在娘肚子角落里蜷成一团的外公，他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创伤，结果才变成了这个样子。

这话是由外婆转述的。所以真假难以分辨。但不管怎样，炮声隆隆中，外公出生于1905年的夏天。他是童姓家族的长子。他死的时候我四岁？十四岁？或者刚刚懵懂世事？这些都已不再重要了。他的一生奇怪而又神秘，虽然我几乎从没见过他，却一直视他为至亲的亲人。我知道我的话无法解释。

我的外公出生在京杭大运河苏杭段的一艘木船上。在中国最美丽富裕地区的一个大雾之夜，外公哭叫着来到了这个漆黑一片、景色不明的世界上。多年以后，我乘坐夜航船穿越这一段并不漫长的航程。当熟悉的城市景致已经被清理归类变得毫无个性以后，我发

现，夜航船上的午夜仍然漆黑一片。运河两岸的田野、村庄，散落在田野和村庄中间的草丛树木，即便在安静迟缓的月光下面，它们仍然显得面目不清、景色不明。仿佛正有一种难以辨明的危险和忧伤藏匿其中。

我一直觉得，外公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哭喊，其实正是因为他感到了这种危险。

“他生出来的时候，只是撕心裂肺地哭了一声，就一声……然后，就再也不哭了。”

这依旧是外婆转述的一句话。现在，我仿佛又看到了外婆那张变形的脸。像几乎所有老年人那样，外婆有着一张比例失调的脸，有着被拉长与延伸的线条。但例外仍然存在。一般老年人的嘴形，都有着惊愕而茫然的神情。它们向前突出，微微张开，配上眼睛里浑浊与惊吓的眼光，仿佛对眼前这个再也难以理解的世界既好奇又提防。但外婆不是。她的嘴在轮廓上虽然失去了年轻时柔和的线条，但那苍老古板的嘴唇却是那样高傲地紧闭着。它们微微向下垂落，仿佛一个刚刚撕心裂肺大哭一场的人，凭借着顽强的毅力，终于忍住了悲伤。外婆在我的印象里，一直是那副强忍悲伤的脸。

“撕心裂肺”，这是一个可以同时用在外公和外婆身上的词。但与外公不同的是，我的外婆一辈子都在哭。她只是勉强挣扎着诉说了一次，然后就再也不说了。在心里哭。

我的外婆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。我知道，我们这个家族里

所有的女人都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粗鲁。她们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来自于历险，来自于如履薄冰怆然失重的片断……同样，也来自于这种粗鲁。

2.

就在前几天的中午，我接到一个电话。是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打来的。

那是个终年奔波在蓝天白云以及铁轨公路之间的人。我不太了解他真正的职业和身份。因为他总是不断地变化着职业和身份。在我的印象里，他好像做过演员经纪人，买卖过水暖设备，他因为贩运假酒失踪过一段时间，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他带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，去一片四面环山的草场看红豆杉林。

我记得每次和他见面的时候，他总是很匆忙。就像一只喷了过多香水的苍蝇。他随身经常带着很多叮当作响的药瓶药罐。身体状况好像确实不佳。据说他近年来常患的病大致计有：高血脂、高血压、高血糖、痛风病、胆囊炎、胆结石、胰腺炎、胃肠功能失调……有一次，我和他在一处郊外的农家饭店吃野味时，他还一边啃着鸡腿，一边乐呵呵地告诉我说，最近医生怀疑他因为痔疮严重发作，体内充满了毒素。

那天中午我和他在一家西餐馆吃了午饭。吃到一半的时候，窗外下起了一阵急雨。天空像是被一些巨大而浓密的眼睫毛盖住了。我和他面对面坐，我突然发现他的眼睫毛其实相当稀少，而且脸色

看起来多少有些抑郁。

后来我们还为一个细节争了几句——咖喱，那些金灿灿、香喷喷的咖喱，他竟然坚持说吃咖喱是可以减肥的，而我则坚持认为，那种黏糊糊、呛人的东西只会让人更加肥胖。

那顿饭正好延续了一场阵雨的时间。夏天的午后气压很低，仿佛有无数只淡绿色的蜻蜓低飞而过。我喝了几口酒，有点犯困。我迷迷糊糊地看到他饭前吞下了两颗药丸，饭后甜点的时候又吞了几颗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那些银白色的药丸，就像蜻蜓的眼睛一样在他面前晃动着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惊了一下。

我好像还叫了起来：“你在吃什么?!”

我一直怀疑他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。要知道，这种病非常重要的症状之一就是暴饮暴食。喜欢吃肉，吃咖喱，有时又像食草动物一样无休无止地抱怨。当然，在私底下，我还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感觉：其实他完全有可能患有性病。

还有一个细节我同样印象深刻。在吃饭的过程中，他突然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。他说现在他在一家公司里工作，那张照片是他们的合影。在照片里，他穿着略微有点包紧的深色长西装，站在一群比他高出一头的外国同事中间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聚焦时出了点问题，我觉得照片里的他有点虚。整个人都是虚的，飘在空气里面。就像打靶的时候突然找不到准心一样。

他死在我们分别的几小时以后。

我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在我们分别的几小时以后。当时我正在开车。前方是一段笔直的高速公路。在下午刺目的阳光下面，宽阔的路面像惨白的鱼肚一样微微凸浮了起来。大路向东，第一眼看不到拐弯，第二眼望不见尽头。我的两只耳朵里都塞着耳机。我心无旁骛、专心致志地开车。

我突然想到了外婆脖颈里那道绳子的勒印。童年的时候，当我低头看着外婆颈子里的那道勒印时，我也是淡漠的。对于已然而至的死亡，我从来都没有那种爆炸式的强烈感受。惊讶仅仅是为了某种迎合。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因为时日已长、浓情渐逝的缘故，还是因为对于死亡的某种默认。我并不害怕死亡。那个躺着的人与睡在大床上的那一个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只不过更为安静更加平和罢了。我甚至有些喜欢那铁了心肠、毫无眷恋的人儿……很小的时候我就亲吻了外婆脖子上死亡的痕迹，就如同用我心里的粗鲁亲吻了她的粗鲁。

3.

我经常会在雨天的时候想起亲爱的莉莉姨妈，我外公外婆的孙女。她就站在青石板路那棵最老的梧桐树下，背对着我们，腰肢处有着细微柔软的弧度。我的莉莉姨妈直到真正的老年降临时还有着少女般的动作和姿态。她的少女和老年时代没有真正的界线。她内心有一种奇怪的东西，谈不上好坏，难以论雅俗。正是它们，最终

打败了她的年龄以及她脸上垂褶累累的皱纹。

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阳光穿透梧桐树叶，照在莉莉姨妈那两排白牙上。她一直都有着异常整齐洁白的牙齿。再高明的外科整形技术，也很难把一个已经六十多岁女人的牙排列成那个样子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她老是习惯性地、完全不加掩饰地笑。而不管怎样，老是这样露出白牙的笑，在旁人看来，多少是有些装模作样、矫揉造作的。

有一年夏天我去看她，她刚洗完澡，正颇为费力地把自己有些过于丰满的身体塞进一件蓝色棉裙里。裙子软沓沓的，看上去没什么筋道。它从莉莉姨妈颇为可观的上半身那儿勉强强地吊落下来，收在她骨节突起的膝盖那儿。那是一件更类似于睡衣的裙子。当然，穿在莉莉姨妈身上的时候，它其实更像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。

“太阳太大了，不出去了。”她懒散地靠在那张布面长沙发上，像少女一样用手托住了自己的腮帮。

我知道其实她更喜欢冬天。夏装的单薄暴露了她晚年已然发福的体态。而冬天出门的时候，她有几身比较好的行头。一顶白色绒线帽，围巾是黑白格腓纶棉的。她还有一双相当不错的棕色小羊皮靴。她喜欢听它敲击在地上的声音。那种相当不错的棕色小羊皮靴发出的声音。

然后，不管冬天还是夏天，只要出门，她都会给自己戴上两只硕大的珍珠耳环。它们很亮，很大，也很白。她看着它们的时候，又忍不住露出了那口好看的白牙。它们是假的，很多年前她在沧浪

亭边的一个小地摊上买的。但现在，它们就像两轮无比灿烂的小月亮，盛开在她那布满皱纹、已然苍老的耳垂上。

“外公？你了解你的外公？”

我记得莉莉姨妈仍然坐在那张长沙发上。她似乎对我刚才的提问大吃一惊。她猛地抬起头，瞪大了眼睛看着我——仿佛我说的不是她的亲生父亲，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。

今天的我已经完全懂得了莉莉姨妈那一刻的表情。震惊。愕然。惊惶无措。撕心裂肺……她重新回到了黑暗里……我懂得这个。对于黑暗我是个有着天生感知的孩子。我对美艳的罂粟没有欲望，但那种毒却早已在心里了。和亲爱的莉莉姨妈一样，和这个虚荣、做作的女人一样，我的深情和暴烈像毒一样埋在心里。毒液注满了我的身体，它们在里面奔涌、冲突、挣扎，它们是运河里掩埋千年早已腐烂的沉积淤泥。

我忘了说了，那条夜航船驶过的大河对于外公和莉莉姨妈的意义。他们都曾经疯狂地往返于河流之上。在夜航船破旧不堪、风雨零乱的航线上，他们经历着独自漫长而黑暗的旅程。他们擦肩而过，彼此憎恨，敌视。在这个落日般腐朽的家族里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彼此的怨恨与折磨完全掩盖了那深水般潜流的爱意。他们悲怆而倔强地独自挣扎。他们踉踉而行，完全看不到身边同样溺水的人。

所以——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真正理解，为什么莉莉姨妈是那种只有背影才能显出孤独的女人。

4.

现在，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起点的场景——

五十年前，也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个春天，我看见十八岁的莉莉姨妈正独自一人走在去苏州中医院的路上。

——路的旁边是一条河。在这个城市里面，我们经常被河、水或者雨包围着。这是一个与水有关的城市。河的很远处则是水面开阔、潜流湍急的京杭大运河的一段。但是就这样看起来，那条大河单调沉闷地独自流淌着，完全看不到与这城市里任何暗流相汇合的可能。

那天莉莉姨妈穿着一件外面套了罩衫的薄棉袄，头发微微髻曲着。在春天暂时还没厚实起来的阳光下面，她显得眉清目秀，并且若有所思。

这位神情妩媚的姑娘得了慢性肾炎，拖拖拉拉有一年多了。每个月有那么一两个下午，是她和医院约定的治疗时间。她不太想去，因为疗程过于漫长；但她又不得不去，因为医生已经明确表示，她必须耐心、耐心、再耐心……她是个病人，除了服从别无选择。

远处传来几下零星的爆竹声。而两旁冬青树的树梢上，隐约可见淡蓝色硝烟缓缓飘过的痕迹。她深吸了一口气。

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。走在到处散落着小红纸屑的石板路上，这位名叫童莉莉的姑娘突然觉得，在这样一个欢欣鼓舞、人心振奋的春天，却得了绵延无期的肾病，同样也是可耻的。

就在前几天，单位里组织填写个人资料表格。在“家庭出身”那一栏，童莉莉犹豫了一下。

革命干部……无产阶级工人……资本家……工商业兼地主？都不对。在富春江老家，她父亲童有源倒确实是有一亩地。她隐约也知道些情况，十五亩土地以上，五头牛或者驴以上，根据富有程度可以划分为富农、地主。但问题在于，她父亲所拥有的土地和牲畜达到那个数目了吗？况且，在离开老家的时候，他已经变卖了几乎所有的财产。也就是说，在认识童莉莉的母亲王宝琴以前，在童莉莉降生人间以前，她这个名叫童有源的父亲就已经是个身份相当可疑的人。

不过，她父亲又确实上海的一家洋行干过一阵子。有时，他还来往于老家、上海与苏州，兼带着做一些土产生意。有一年，他甚至跟着一位不明身份的传教士去了遥远的香格里拉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闲散而容长身材的中年人。吹吹箫，叠几块怪石。还喜欢女人和美食。

后来，在那张表格上，童莉莉迟疑地、颇有些痛苦地写下了两个字：职员。

这是一个中性的灰色地带。童莉莉很不喜欢。在某种意义上，她是一个把革命与浪漫联系在一起的理想主义者。她从没去过北京，但她向往北京。那个火红的、纯净的、轰轰烈烈的地方。然而，她又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：她喜欢在蓝天下看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，却也喜欢在月圆之夜的梅树底下听父亲童有源吹箫。

因为她觉得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，都让她感觉兴奋、愉悦和明亮。私心里她甚至暗暗觉得，其实，它们应该是没有分别的。

而“职员”——这两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汉字，在年轻的童莉莉看来，它们是那样的无力与中庸，几乎就像是又一场拖拖拉拉、绵延不断的肾病。

5.

这一家都是病人。这便是童莉莉的故事的开场。她还没什么不好的。她还年轻。上个月单位拍的标准相里（她在一家小报馆的资料室工作），她看上去还是相当的秀气可人。唯一的遗憾只不过是她得了肾病，经常会觉得腰酸无力而已。得点病总是难免的。再说这是一种慢性病，也是急不得的。

她倒是常常会出神、发呆。别人看到也就看到了。没有人知道这个纤弱单薄、看上去还多少有些虚弱的女孩子到底在想些什么。

她母亲王宝琴很有些抑郁狂躁症的症状。其实就是抑郁狂躁症了，到晚年的时候症状就非常明显了。只不过当时还看得不是那么分明，只不过当时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说法。其实就是那样了。不管王宝琴晚年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打开了管道煤气的开关，安静地躺到了床上；或者还是关掉所有的门和窗，打开煤气开关，然后把一根绳子挂在梁上，再用力打上一个结……这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分别了。

其实这一切从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。从王宝琴站在上海外滩的一个僻静之处时就已经开始了。在那里，王宝琴遇到了这个名

叫童有源的男人。那时，她有个不错的典当行。一座上下两层的小楼。那时她还很是有一些钱。她一定还是规整的。血液里的东西还在血管里规则和谐地流动。那时童莉莉的这个母亲还没有发疯。但也快要疯了。已经疯了。

童莉莉的那个父亲就更不用说了。

还在童莉莉六七岁的时候，这个家里曾一度风传童有源得了重病。有几个不那么冷的下午，童莉莉陪着父亲去盘门附近的一家诊所看病。那是个上海过来的医生，手背上长着和童莉莉一样的酱紫色冻疮。他大半个身体埋在一件织得松松垮垮、并且同样是酱紫色的毛衣里面——

“最近困觉好伐啦？”上海医生的声音从毛衣深处幽幽地传出来。

“还好的。”

“那么胃口呢，吃饭胃口好伐啦？”医生接着又问。

“也还好的。”

“近来开心伐，心情好伐啦？”医生不屈不挠地追问下去。

童有源迟疑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
“家里有小人伐……几个小人啦？”上海医生从那件松松垮垮、然而却是小麻花大麻花、织法繁复纠缠不清的毛衣里抬起头来……意味相当深长地看着童有源。

童有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耐烦的神情。

“唉……你的这个毛病呵……”上海医生使劲地皱起眉头来。

“……”

“我对你讲，我老老实实对你讲呵……”

童莉莉原本正竖起了耳朵，听到窗外运河里有一只船划过去了，哗哗啦啦的水声；再远一些的地方，几个小孩在唱儿歌，一个嗓音嘹亮，一个声音嘶哑——而这时，上海医生的声音突然像羽毛一样飘了起来，越飘越高，越飘越远……而接下来童有源说话的声音也轻了，飘了，也像羽毛一样飞起来了……

笃笃笃，卖糖粥，
三斤核桃四斤壳，
吃依额肉，还依额壳……

或许是这位手上长冻疮的上海医生医术还欠高明，几个月过后，童有源又去了上海的一个诊所。然而这次旅途童莉莉从一开始就病倒了，低烧不断。她只隐约记得有个下雨的黄昏，在上海摇晃着的双层有轨电车上，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也不知道经过了多久，她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、犹如夏日黄昏茉莉盛开的香气。

一个穿白洋纱旗袍的女人站在他们面前。她梳着浓密油黑的发髻。旗袍的滚边和她的头发一样黑。这女人正笑着和童有源说话。这时便向童莉莉稍稍俯下身来。

童莉莉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的脸。这是一张令人过目不忘的脸。鲜艳、浓烈、奇异，仿佛她从稀薄的空气里走过，连空气也要短缺一块似的。童莉莉不知怎么就给吓住了。她一把抓住童有源